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主办

《汉语教学学刊》编委会 编

汉语教学学刊

第 8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Global Mandarin: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 Kumaravadivelu	1
谈播客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改革中的重大突破	白乐桑 栾妮	7
语体原理及其交际机制	冯胜利	24
现代汉语“起”类词的功能扩展机制及其感性教学	古川 裕	50
华语教学应重视语体差异		
——从“了 ₁ ”“了 ₂ ”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谈起	邵洪亮	60
“行了”的话语功能及其扩展进程	宗守云	70
“还”、“再”、“又”重复义的异同	高顺全	80
“甚至”与“以至”		
——基于认知框架理论的虚词语义分析	王文龙	93
留学生汉语口语语块理解的个案研究	孔令跃	107
基于语料库对比的常用动词 V+N _宾 习得状况研究	辛 平	121
第二语言声调习得研究综述	薛晶晶	134
汉语精读教材如何突显汉语字词特点	李红印	152
国际汉语初级教材虚词释义研究		
——以“再”为例	韩 莹	168
对外汉语课文幽默性评价研究		
——以《很好》为例	刘颂浩 莫修云	185
台湾海外华语文教材研发策略及其对祖国大陆		
海外汉语教材建设的启示	李俊芬 毕 起	194
论对外汉语口语句典的编写	董琳莉	205

从新西兰看国际汉语教学资料的需求·····	韩 曦	220
菲律宾华文教学二十年来第二语言教学模式的反思·····	张世涛	230
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课程中引入案例分析教学的尝试 ——以教学测试与评估课程为例·····	肖 莉	241
上下位类别关系在 HSK 短文阅读题中的应用研究·····	方清明	252
韩国考生汉语口语面试中自我修正研究初探·····	赵琪凤	263
从双语至单语:商务汉语考试接收 技能进阶测试设计框架·····	吴英成 翁凉平 黄志平	274

学者访谈

语体、对外汉语教学与语言研究 ——冯胜利教授专访·····		292
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 ——信世昌教授专访·····		298
ABSTRACTS·····		307
《汉语教学学刊》稿件体例·····		316

语体原理及其交际机制*

冯胜利

提 要 本文讨论语体原理及其相关的交际机制。文章认为：语体和语域、文体、风格是不同的。语体是语言社会功能的产物，有着自身的机制和规则（如其直接交际的“调距功能”及由此产生“正式/非正式”、“庄严/俗常”的两极对立）。本文提出：语体的基本范畴“俗常、正式、庄严”与《诗经》中的“风、雅、颂”正相契合，可相互发明；所不同者，前者根据既有理论还可推导出“单体、双体及兼体”等交叉配制的语体类型。文章最后指出：社会交际要素中“场景、对象、内容、态度”的性质和量度的不同，所导致与之相应的语体激活率，也随之而异。

关键词 语体初始单位 俗正典与风雅颂 决定语体的社交要素 语体激活率

一 语体语法是汉语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语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汉语语法的研究。刘复（1920）、吕叔湘（1977）、朱德熙（1987）、胡明扬（1993）等学者对口语和笔写中不同的组织方式、口语和书面语如何区分等问题，都进行过开山性的研究。近年来，语体、文体、语域、风格，尤其是修辞和语法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经过袁晖、李熹宗（2005）、刘大为（2010）、金立鑫（2012）、王珏（2012）、陈振宇（2012）、宗守云（2012）、吴春相（2012）、徐默凡（2012）等学者的努力，有了更新的拓展。^①

与此相应的是对古代白话的研究：吕叔湘（1944）、太田辰夫（1991）、梅维恒（2009）等学者导其先、曹广顺（2006）、朱庆之（2001）、汪维辉（2000）等继其后，开辟了最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参何志华 2012、何莫邪 2012、连金发

* 本文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 CCK Foundation 之 Focus Area Project: Language and Society (#7103655) 所资助的“汉语语体研讨会”（2012 年 4 月），使本文与会讨论获益匪浅，特此鸣谢。

2012、胡敕瑞 2012、张美兰 2012、梅思德 2012 等)。

有关百年来白话文的研究,张世禄(1939)、张中行(1987)导其先,提出文言与白话文的关系问题。贺阳的研究(2007)则集“汉语现代西化”之大成,总结出大量现代白话文中的西化现象。而孙德金(2012)的《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一书,更令人看到白话文中的文言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语体化”在了现代汉语中,承担起表现庄重体的重要角色。^②王丽娟(2010)和王永娜(2012)的研究揭示了语体语法中的一个从未引起注意的重要现象:双音化不仅是“形态的标记”,同时也是“语体转换的手段”,为现代汉语语法和语体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邹嘉彦等(2011)、石定栩等(2012)王培光(2012)、刁彦斌(2011)等的研究则为两岸三地之间的沟通,筑起了一座“语体文化”的桥梁。

语体的研究也反映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王颖(2003)、冯胜利(2003, 2005)、张正生(2005)、李文丹(2010)、铃木庆夏(2010)、储诚志(2012)等,都在如何深入汉语教学的书面语问题上,研究和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对语体和语法给予直接关注、也是本文思想直接取源的,是陶红印(1999)的研究。此后,张伯江(2007)、方梅(2007)、冯胜利(2010)等,在语体语法这个领域里也跟进做出了新的探讨。

不难看出,在这一广袤的研究领域中,学者们要么以“书面语”为对象;要么以“文言白话”为目标;其中有的用文体来说明,也有的用语域、语体来指称;有的关注操作境况如菜谱体,有的关注话语的场合如报告体。研究者中有的提出“书面语法”,也有的提出“对话语体”和“法规语体”等不同的语法和体式。^③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在“不同说话对象(包括场景和内容,参下文)”和“不同的语言变体(包括语音、构词和句法)”之间,寻找对应规律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的结果。我们看到:在语域、语体;文体、文白;书面、口语;口耳、手笔;风格、修辞;以至于网上、网下等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材料也日渐丰富。然而,尽管现象的收集和描写已臻从未有过的深广高度,其间的理论和方法,相对而言,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本文即尝试使用“一单位、二合成、三规则、四验证”这一“四步研程法”,从人类交际的角度,来探讨“语体语法”这一新领域的理论原理。

二 有关语体的定义

什么是语体?一般人们所说语体包含面很广,有时候指语域、有时候指文体,有时候指的是风格。然而,这三者都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语体的所指。我们先看前三者的定义。

2.1 语体与 Register 语域 Genre 文体/类和 Style 风格 (Yuti & RGS)^④

语域,根据 Biber & Conrad (2009:16) 的定义,“注重的是那些带有普遍规则的,与语言特征服务于功能相联系的,跨语境的语言变体 (Register variation focuses on the pervasive pattern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across such situ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functions served by linguistic features)。”文体或文类的定义可以理解为“文体/类注重的是那些按照约定俗成组织的、文本整体具有不同风格的语言变体 (Genre variation focuses on the conventional ways in which complete texts of different types are structured)。”风格,用 Biber & Conrad 的话说,就是“由听说者的态度决定的、与美学嗜好相关语言的特征格式”(2009:18)。

为有效地看出上面三个概念的不同,Biber & Conrad 从文本、语言的特征、语言的特征的分布以及对它们的诠释上,来区分彼此的不同。请看:

表1 语域、文体和风格定义属性比较表(Biber & Conrad 2009:16)

Defining Characters (定义属性 2009:16)	语域	文体/类	风格
1. 文本	文本中的特类抽样	整体文本	文本中的特类抽样
2. 语言特征	词汇—语法的任何特征	特殊化的表达、修辞组织,格式化	词语—语法的任何特征
3. 语言特征的分布	文本变异中高频的和普遍的	一般在文本中一次性出现的,在文本特定地方出现的	文本变异中高频的和普遍的
4. 诠释	语言特征服务于重要的交际功能	特征约定俗成地与文体结合;预期的格式,但一般不是功能的	特征不直接具有功能性;选用的原因是其具有美学价值

从上表可见,语域、文体和风格各有其固定的所指。我们说的“语体”不

能等同于上述这三个概念。

2.2 语体 ≠ 语域、文体、风格

尽管学者对“语体”的理解可能因人而异,我们说它不等于语域、文体和风格,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的。

2.2.1 目的不同

语域的任务是探索“语言特征如何服务于重要的交际功能”;文类关注的是“语言特征如何约定俗成地、预期地与文章体裁相结合”的格式(但一般不是功能的)。风格则更加具体,它的中心任务是发掘“不直接具有功能性但具有美学价值的语言特征选用的原因和规律”。研究语体的目的不是这些,尽管和它们息息相关。根据最近的研究,^⑤我们认为语体的根本目的是“探索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search for inherent association between form and function)”。换言之,语体的根本任务是找出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对应规律(The Form-Function Correlation),简称为“形式功能对应律(或FFC)”,定义如下:

1. 形式功能对应律(或 FFC)

任一语言形式都具有一定的语言功能

这就是说:不存在没有功能的形式。当然,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不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有些语言形式和某些语言功能具有内在的对应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具有对应性的形式和功能,不是随便任意的形式或功能,而是语言中“最基本的形式”和“最元始的功能”。它们之间可以(或者天生)具有相互对应的本性。这种内在的形式功能一一对应的属性,我们称之为“基元形能对应律”。当然,语体所关注的具体现象都是语言的变体,但该学科的终极目的不在现象,而在于“基元形能”的对应律。本文虽不可能对这一终极目标(及其他连带问题)进行全面专详的论证,下面的例子则足以说明:“形式功能对应律”的提出,信而有征。请看:

2. 语音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

吊儿郎当[3124]式重轻格=随便的风格

郑重其事[1324]式重轻格=正式的语体

无可否认,[3124]式重轻格和随便谐趣的话语方式相对应而绝不能用在正式场合;[1324]式重轻格则和正式的语体相对应,若非特殊语体错位的需要,

不用于随便的场合。这是语音上的“基元形能对应律”。

3. 词汇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

爸爸:父亲;妈妈:母亲;爷爷:祖父;姥姥:外祖母;老爷:外祖父

上述不同的词形(音、义、结构)和它们负载的不同语体功能,彼此对应。这无疑属于词汇上的“基元形能对应律”。

4. 词组(动宾)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

吃饭 > 用饭 > 用餐 > 用膳

这四个动宾短语都表示“to eat”,但是形式不同(动词不同或宾语不同),其语体(适用场合、对象及所谈内容)也不同:短语从左向右不同,语体从俗常到正式,再从正式到庄重也不同。换言之,“用膳”和庄重体相对应;“用餐”和正式体相对应,尽管“吃饭”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用于正式体(双体语,见下)。

5. 句型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

看报 > 读报 > 阅读书报 > 书报阅读 > 书报的阅读

“看报”和“读报”有口语和正式的不同:前者很口语,后者较正式。“阅读书报”在口语里不说,“书报的阅读”比“书报阅读”还突出“阅读”的名词性,因此更具正式体“泛时空化”的特征(参冯胜利 2010,王永娜 2012)。无疑,“书报的阅读”这种形式只和正式体功能相匹配。不难看出,句型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比比皆是。

6. 句法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

* 买和看了一本书—— 口语语体

购买和阅读了一本书—— 正式语体

句法运作似乎和语体没有关系。但是,在本文所构建的语体理论里,我们关注的不再是单纯的句法运作,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句法运作和泛时空化的(正式体)功能相对应”一类的问题。显然,“V 和 V”是汉语不允许的句法结构(什么原因是另一回事),但“购买和阅读”则是合法的格式。无论“购买和阅读”是不是“V 和 V”(参下文),“购买和阅读”是句法的产物则无疑义(至少是构词句法 morphosyntax 的产物,参下文)。而“购买和阅读”只适用于正式语体里的事实,说明句法运作形式(“购买和阅读”)和语体功能(正式)具有相互匹配和对应的关系。换言之,特殊的句法运作往往是特殊语体的功能的实现。反

过来说,特殊的语体功能可以促发与功能对应的(或体现功能属性的)句法运作。格式是句法创造的,但为什么这么创造(如“购买和阅读”),则是功能需要所促发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形式功能对应律”的原因所在。根据这一原理,“购买和阅读”的出现不过是正式功能在句法可能的运作里面的一种实现。^⑥

综上所述,不同的语言形式具有不同的语体功能。语体语法最为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形式具备哪些(独有或多维的)功能”;它以“形式—功能对应律”为其终极目标。毫无疑问,这一目标和语域、文体和风格的研究目标是不同的。

2.2.2 方式、方法的不同

尽管上面的例证足以说明“形式—功能对应律”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发掘:人类语言(兹以汉语为对象)中,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对应律存在?有多少种类的对应律?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语体语法和其他相邻学科的不同。我们从“形式功能对应性的原始动机(most primitive motivation of the F-F correlation)”开始,发掘人(或动物)交际中最基本的“形式—功能对儿”,看究竟有哪些(或多少组)可能的匹配。这个角度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出更多、更基本的“形式—功能匹配对”。譬如:

- 7. 发声细高 = 亲昵^⑦
- 发声低粗 = 悲恸
- 悬差律^⑧ = 轻快
- 平稳律 = 典正

这是从声律的属性和结构上来看它们“表意”或“象征”的功能。显然,这些对应属性是人类所共有的。按照这种方式来发掘,我们希望除了上面这四组“形式功能配比对儿”以外,还能发现更多、更丰富的“配比对儿”。譬如:

- 8. [VO]编教材 = 具体
- [OV]教材编写 = 抽象

具体说,[[V.] + O]这种单音节动词加宾语的格式一般都和“具体”的事件相匹配,而[[V..] + O]这种双音节动词加宾语的格式,则和较为抽象的事件相匹配。事件的具体和抽象的表达特征可以是句法的,同时也可以语体的。

因为具时空的属性和日常生活最紧密(即时性与在场性使然),因此这类表达和非正式的语体最相匹配。而与此相反,如果要和日常非正式的事件拉开距离,则可对时空的形式标记加以“泛化”。于是,“泛时空化”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语体化”的手段。这样一来,凡是泛时空的句法运作就和非口语(或正式)的语体相互匹配。由此而言,语体理论用的是寻找形式和功能“配对”的方法,极力发现更多的“匹配现象”和“匹配原理”。泛时空和远距离就是一对儿决定语法结构(动名化)和语体属性(正式)的“匹配对项”。

在上述的语体理论框架里,其操作方式和过程也因此而不同于只重描写和归纳、不用和少用具体步骤来“否定(falsify)所得条例正确性”的方法。语体语法的研究方式则从当代“公理、通设、测证”的角度,提出本学科的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四个步骤,亦即:(1)基本单位、(2)组合程序、(3)规律阐释和(4)正反验测;四步齐备才能构成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⑨

2.2.3 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

语体语法的研究从内容和效果上看,也和语域、文体和风格有着显著的不同。语体语法从形式和功能的对应性出发,直接关注的是“法”(语法)的问题^⑩,而不是“用”(语用)的问题。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语体语法首先关注的是作为该系统的“最基本的结构”和“最原始的功能”。它关心的是语言结构和功能“最初始”的情状。这里的“初始情状”实即当代语言科学家所谓的“初始概念”。石定栩(2011:15)说“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手段之一是建立初始概念。”什么是初始概念?“初始概念往往是不加论证而直接认定有效的、公理性的东西”。为什么要从初始概念出发呢?陆丙甫(2012)说:“不加论证而直接认定的东西,往往也是最简单的。‘简单性’又蕴含着‘普遍性’,最简单的也就是最普遍的,因为任何复杂事物、现象都由简单事物、现象构成的,或者说任何复杂事物都可以分化、还原为简单的构成单位。”这就是前文四大步骤中的前两项:(1)基本单位、(2)组合程序。

第二,就语言的形式而言,语音的基本单位是韵素和音节,词汇的基本单位是词根、词干、语素和词;句法的基本单位是词项(结点)、短语和句子。语言功能的基本单位什么?首先,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人们交际中用它来表达彼此关系和距离的“调距功能”(冯胜利 2010,王永娜 2012)。如果是这样,那么语言的调距作用就可视为语言最基本、最初始的功能。因此语言功能的初始单位就可以分析为其调距中的“远、近、高、低”。具体而言,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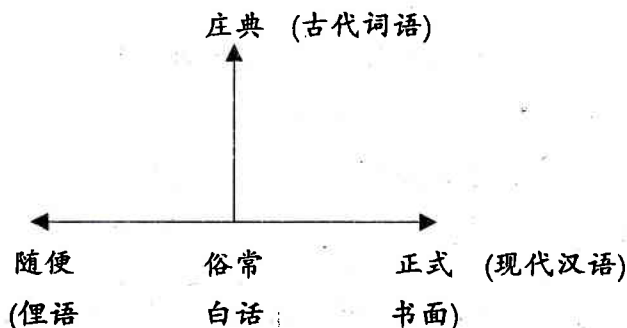
9. 近 = 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场性、具时空属性
 远 = 拉远彼此之间的关系:缺场性、泛时空属性
 平 = 保持文化身世地位的平等:共时性、共时空特征
 高 = 抬高说或听者文化、身世的地位:历时性、换时空特征

就是说,语言最初的功能是由交际中调节彼此“距离”的需要决定的;距离是由“远、近、高、低”组成的,而远近、高低又进而可转换成“正式/非正式”、“俗常/庄严”这两组对立的范畴。这就所谓“基本单位”和“组合程序”的具体体现。

在这一系统中,调距功能的基本单位(“远近高低”)和语言形式的基本单位(音节、词汇和句法)有很强的一一对应性(如 2.2.1 和 2.2.2 中诸例所示)。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语体语法研究的是“法”(语法)而不是“用”的本质所在。换言之,没有对应性的功能,不是形式所关心的功能;不决定语法的“用”,不是语体系统关心的“用”。无可否认,语言的功用有很多,但功用若和语法无关(直接相关),则不属语体语法的研究范围。譬如“有准备”和“无准备”,有的学者把它们作为语体的制约因素。这无疑是不可能的,但很难说是语法的;因为缺乏“形式功能对应性”。试想:无准备一定就和非正式口语对应吗?若果真如此,非正式的场合就不能有准备了,可能吗?再者,在很正式场合,即使没有准备也不能使用非常口语随便的语体。^⑩相反,在非常随便场合(对象和内容均属日常者),即使有准备,用非常正式或庄严的语体来表达,也不正常。因此,有准备和无准备虽然在语用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在语体语法中,如果他不决定语法的属性,那么就不是语体语法所关注的对象。

那么,什么是决定语体语法的根本要素呢?这就是所要说的第三点,那就是“形式—功能对应体”中的两极对立与转换。请看下图(冯胜利 2010):

10. 二元对立体系中的语体配制



上图左右两个象限中的任何一点,都是“纵横二轴”所具属性的“交互配制”结果,同时也都与一定的语法结构相对应。兹以双音动词为例说明之。首先看下面的例子:

- | | | |
|---------|------|-----------|
| 11. 装电脑 | 修电脑 | * 装和修民用电脑 |
| 组装电脑 | 修理电脑 | 组装和修理民用电脑 |

看到上面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V和V]合法而[VV和VV]就不合法呢?发现这种合法性的对立已然令人惊异不已,而找出它们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更能让人兴奋无比;那就是:不同的语体(正式与非正式)有不同的语法(允许与不允许“动词并列”,冯胜利2005)。毫无疑问,这是“书面语体的独立性”的最好证明!根据这一说法,[VV和VV]这种形式和正式语体相对应;而*[V和V]所以非法是因为其中的动词是单音节,如上文所示,单音节动词有很强的具时空属性(王洪君2001)。具时空是口语语体实现的最佳形式,于是动词音节的单和双、动词并列的可与否,以及与语体的正式和非正式,都一一对应,集体就范。

事实还不止于此,根据王永娜(2012)的最新解释,“组装和修理”之所以合法,是语体语法中“不同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于是又揭示出更深层的“形式—功能”对应律。首先,王永娜根据冯胜利(2009)、王丽娟(2010)提出的韵律形态说,指出“组装和修理”中的双音节动词(用‘VV’表示)是双音动词的“动名化”,不是纯动词(用‘V’表示)。何以见得?其证如下(王丽娟2010):

12. a. VV 可以倒置:

- | | | |
|------|-------|--------|
| 修汽车 | * 汽车修 | * 汽车的修 |
| 修理汽车 | 汽车修理 | 汽车的修理 |

b. VV 可以受数量短语、指量短语等限定性成分的修饰:

- | | | |
|--------|-------|-------|
| 修了三次汽车 | * 三次修 | * 那种修 |
| 修理了三次 | 三次修理 | 那种修理 |

c. VV 可以直接充当定语修饰名词:

- | | | |
|-------|-------|-------|
| 修理地点 | 修理方式 | 修理技巧 |
| * 修地点 | * 修方式 | * 修技巧 |

根据王丽娟的理论,双音节是汉语形态标记的一种手段,因此[VV和VV]里

面的VV是名词(或动名词gerund)性的并列(王永娜2012)。如果是这样,那么[VV和VV]就不是纯动词的并列运作,而属名词并列的语法现象。因此,没有违背*[V和V]非法的汉语语法(跨语体的语法通则,见下文),因为汉语[N和N]是合法的。这样一来,虽然[VV和VV]不再支持早先“动词并列只在正式语体里面允许”的说法,但又从另一个方面深化了“形式—功能”深层意义上的对应性:动词的双音化不仅造成词性的转移,同时也带来语体转换:形式与功能的这种“同步转类”,毫无疑问,这给语体语法研究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窗口。

不仅如此,王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和”字在动名词并列结构中之所以表达正式是因为一方面,双音节动词在“和”字并列结构中实现了动词的名词性,降低了动词性;而动词的名词化又去掉动词具体性、动作性和个体性的功能(“去时空”的过程将导致“泛时空”的结果);另一方面,并列式结构消除了将动词具体化的各种修饰限定成分(时空化成分),进一步降低了动作和时间的具体性,再度通过泛时空化来满足正式功能的要求。由此可见,句法变形和功能变体即可同步而行,也能互为因果。语体语法在内容和效果上不同于语域、文体、修辞、文类的研究,由此更见其旨。

综上所述,在本文的语体语法体系里,最初始的概念是交际调距的远、近、高、低;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条件和社会文化中形成俗常、正式和庄严三种语体范畴;这是语体形成的总机制。这三大范畴的每一方面都可以独立运作,也可以和其它两个方面交互作用,形成各种不同的、下属语体的组配结果。就组配的新结果而言,俗常、正式和庄严便成为每一“下属体”的组配要素,构成和促发该体系次范畴(文体或文类等)形成和运作的一种机制(冯胜利2011,及下文“语体要素交叉匹配模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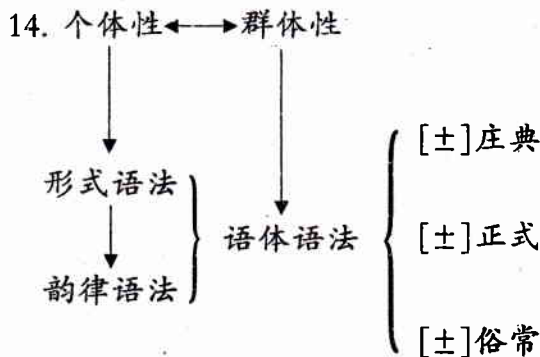
三 语体的生理基础及语法的不同类型

语言为什么有语体?说到底,这是人的社会性决定的。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的社会性。动物当然也有群体,甚至有组织。但那不是社会。社会需要语言组织的交际结构。人的社会性直接反映为人的交际性。人是语言的动物,同时也是交际的动物,语言是用来交际的。因此有下面的公式:人=语言动物+交际动物。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并不足奇。然而,如果我们把它带

人语言研究的领域,却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

13. 语言动物+交际动物 = 乔姆斯基+拉波夫

乔姆斯基研究的是“人作为语言动物”的语言生理机制,而拉波夫研究的是“人作为交际动物”的语言生理机制。^⑩我们知道:人的语言能力源于人的生理机能;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人的社会能力也是人的生理机能的表现。因此,社会交际不是人的外在属性,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在本能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交际决定的语体,自然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人的生理机制的自然属性,我们可以把不同属性的语法分为如下几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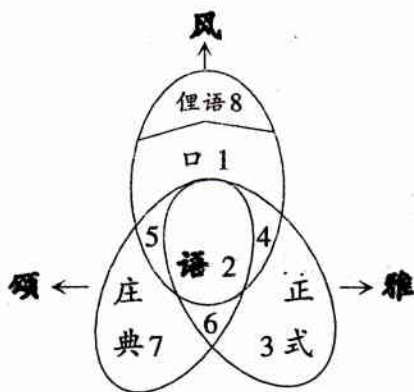
“个体”指的是单个的个人,“群体”指的是社会。语法结构的生理机制根植于每个独立的人的大脑机体。因此,没有机体没有语法结构。结构是形式;形式语法(不仅仅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是人类探索自己生理机能如何控制语言形式的学科;韵律语法是探索语音结构如何控制句法形式学科。这两种语法形式都直接被语体语法所使用。为什么使用,怎样使用,这就要从人类的群生本能上找原因。换言之,“语言”如果没有使用的对象和目标,不会有“语言”的本身。语言是用来交际的,没有交际的对象,不存在交际,也就失去了语言存在的“机体”。一言以蔽之,群体性是语体机制的“机体”——人的社会性虽然长在“个体”,但却存于群体。也就是说,正式机制、庄重机制是语言群体属性的产物。

我们认为,在人类群体交际中,最初始的关系是远近亲疏(由此发展出正式与非正式);进入文明以后,则出现文化出身背景上的地位高低(产生出庄重典雅与日常普通的不同)。社会越发展,关系越复杂。但是作为理论体系,复杂当由简单组成。因此,我们的语体体系的初始要素为:“[±]正式、[±]庄重、[±]俗常”三大范畴。

我们把语体的初始概念归结为“[士]庄典、[士]正式、[士]俗常”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学生于序川想到的:语体语法中的“庄典、正式、俗常”和《诗经》中的“风、雅、颂”有着语体上的内在联系。此说极是!我们知道,“风、雅、颂”不是文体或文类,因为它们的对象都是诗歌。都是诗歌何以要分“风、雅、颂”?一般而言,^⑨来自民间的谓之“风”(亦即民歌),属于我们的俗常语体;“雅者,正也”,“王朝所作谓之雅”(是朝政之歌),属于我们的正式体;而“颂”则是“祭先王及百神”的神曲,属于典型的“庄典体”。^⑩这难道是古今上下的偶然巧合?显而易见,我们的语体理论和《诗经》的“风、雅、颂”,合若契符。这不仅是语体要素“[士]庄典、[士]正式、[士]常俗”的证明,同时也赋予了《诗经》以当代语体学的理论意义。换言之,今天的语体理论不仅可以解《诗经》三始之秘于千古之上(合大雅小雅为一),同时也令人惊异地看到:中国本土的语体理论,早在诗经时代既已成说。睿哉先贤!

古人“风、雅、颂”和今天“俗、典、正”的契合,还告诉我们:没有当代理论,再精奥的古人学说也可能会湮灭无闻;而今天的理论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俗、典、正三体不仅是语体的初始要素,而且它们之间还彼此交织,相互勾连;既有独立(典型体),又有重叠(混合体);构成一个交叉比配的语体体系,这就不是古人“风、雅、颂”所能推设的了。请看下图。

15. 语体要素交叉比配模式图^⑪



由上图可以推知,语体中三个要素的交织组配,可以生发出如下多种可能的配制结果:

16. 三体交会配制类型^⑫

(1) 单体口语体 只用于口语而不用于其他语体的形式,如:

a. 儿化词 理儿=道理、事儿=事情、今儿=今天/今日;……

- b. 轻声词 盘儿=盘子、勺儿=勺子;……
- c. 句型 [V/A 什么 V/A]: 美什么美、想什么想……
- (2) 庄正口三通体 三体通用的形式,如:民主、自由……
- (3) 单体正式体 只用于正式体,如:进行/加以+双音节动词……
- (4) 正口双兼体 口语、正式兼用,如:思想、文明、政治……
- (5) 庄口双兼体 口语、庄典兼用,如:[庄]婉拒、拒之门外、[口]被那个公司拒了……
- (6) 庄正双兼体 庄典、正式兼用,如:我校、该校、今日、明日、及……
- (7) 单体庄典体 只用于庄典体,如:之、所、其、者、何……
- (8) 俚语 嗝儿屁(=死)、颠儿(=逃跑)……

在这样的一个“单体、兼体和通体”的三类语体交叉互动体系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构想更深入的问题。譬如:(1)每类包括哪些成员、范围多大?(2)有无兼体的主从性或方向性?(3)有无不可能存在的语体组配?(4)有无无法归类的语体现象?以至于(4)文艺美文的如何归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没有语体理论则无法揭示如此丰富的语体现象,难以测发如此多维的语体问题。

四 人的社会性与语体必然性

上文看到,我们从语体的社会功能入手,揭示出语体在直接交际中的调距功能;同时看到它们在正式与非正式、庄典和俗常之间的两极对立。语言何以有如此不同的两极对立?我们认为这是为交际活动所“激活”的语体现象。决定语体性质的“社交”要素可以简括为以下四类:^⑩

17. 决定语体的社交要素

- a. 场合士[厨房 > 政府 > 教堂]
- b. 对象士[妈妈 > 总理 > 上帝]
- c. 内容士[家常 > 政治 > 信仰]
- d. 态度士[亲和 > 严肃 > 敬畏]

不难想象,交际中的场景、对象、内容、态度的不同,将造成与之相应的语体形式的不同。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要素的性质和量度的不同,

其促发语法形式满足语体需要的“激活率”也随之而异。就是说,不同的性质和频率的“场景、对象、内容、态度”将产生不同的语体要素组配系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语白话语体的历史发展以及两岸三地的语体差异上看起来。白话语体的出现是社会变革激活语体的结果;两岸三地的语体差异也是它们社会活动的不同性质和量度造成的语体机制激活程度的不同的反映。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之前,汉语正式和庄典的语体用文言文。五四文学革命消灭了文言文,也连带消灭了正式语体。白话文运动所“激活”的正是语体机制的再生力(正式、庄典体的重生和复活)。

陈平原在《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一文中,总结了白话文产生的几个过程和条件,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兹简述如下。

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曾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然而,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还不是值得关注的“学术文”。注意:这是白话文体的摸索阶段。

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⑧为标志,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白话不仅能写“美文”,还能表达复杂的学理。这是正式语体的需要与成长。

第三,五四后的演说热潮中,那些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还有模拟演讲的文章,都成为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有积极影响。从语体的再生过程看,这一环节非常重要,它告诉尝试者和使用者,书面语体也是有声的——是语言、是语体,不单是文字。

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穿插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促进了学科的意识。这是语体中“专体”机制的形成过程。

第五,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⑨;但所谓“口语”并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这是产生新语体的必经之路(冯胜利 2005)。

不仅如此,张中行在其《文言和白话》中,也论及“现代白话”的形成与演变的不同阶段和过程:

(1)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有不少人用力‘躲文言,亲口语’,却不能写得流利自然”。无疑,这是文言消灭后“创新语体”的初始阶段:变能说的语言为

能写的语言,等于变俗常语言为较正式的语言。

(2) 到了上世纪的30年代,白话文与口语的关系是“不即不离”——“念,像话,却又比口语整洁,深沉,有些人并且有了自己的风格,使读者一嗅而知,这就是30年代白话最值得重视的成就。”从语体形成的角度看,这个成就是“书面正式语体”的雏形阶段。

(3) 50年代以后,年轻一辈则倾向于脱离口语——“表现为生僻词语多,句子不只长,而且夹杂一些非本土的格局。口语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大不同于口语,所以看,读,就显得既不简明,又不自然,甚至晦涩难懂”^②。这种句子越来越长,“只能入目,难于上口”的现象,正是正式语体的脱化阶段——努力创造着能与口语拉开距离的新语体。

(4) 最近二十年(60—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迅速西化以及新学书籍的大量湧入……夹杂大量新词的长句子,已经被胃口极佳的中国人消化了,眼下正广泛出现在官员及大众的口头表述中。“新词长句进入口头表达”这正是“正式语体”化生的结果,是其日渐成熟的一个标志。

张中行和陈平原所谈的白话文的发展阶段,都说明了当代语体的新生和发展。旧语体(文言文)灭亡的历史以及新语体(白话文)诞生的过程,都证明了一点:社会是语体的摇篮——语体随着社会的灭亡而灭亡、随着社会更新而更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白话文的形成可以从上面的社会活动中看出来,而今天正式语体的成熟,更可以从当代的政治活动上看出来。

当代的政治运动在培植现代正式体的成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请看陈平原的描述:

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在实现上情下达的同时,完成话语方式的转化与传递。每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一二月间的地方“两会”,乃是制作新概念、新思想、新语句、新表达方式的关键时刻。宣读、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政协工作报告”,是“两会”的重头戏。无论人民代表还是政协委员,都有义务在大会、小会上发言;至于中宣部管辖的所有报刊,更是有义务是在会期间配合宣传。每年“两会”的报告,都是精心准备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将发挥巨大作用。

正式体的创造需要社会条件——有这种条件和要求,就能成体;没有,就难以

成体。前面说,社会交际中“场景、对象、内容、态度”四个要素的性质和量度的不同,则其“激活”语体体系的“强度”也不一。相比台湾和香港,大陆正式语体的成熟与完善,和其政治活动中“场景、对象、内容、态度”的质和量息息相关。请看中央文件、政府报告是怎样“全民化”的:

中央政府的决策及精神,需要一级级“传达”下去,“一遍遍转述,一次次报导,一回回学习,不见得真的深入人心,却被无数官员挂在嘴边,进而影响到社会的言谈风气乃至文章写作。“工作报告”传播的链条,一直延续到中小学的政治课乃至作文课。从小学日记到高考作文,很容易为了追求“政治正确”。

撰写高考作文,不仅政治上要求无懈可击,还得“贴近时代脉搏”,这个时候,今年(或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必读的,其中的新思路、新概念、新句式很容易被模仿。政府工作报告——后者经过一次次扩容,一级级传播,一遍遍宣讲,不到一年半载就能进入中小学生的作文,以至于普通民众平日里耳熟能详,关键时刻“脱口而出”。

这种“大陆式”正式语体赖以成长和成熟的社会条件,港台是没有的。对这些政治活动的评价是一回事,这些活动对语体的促发作用,则是另一回事。再如:

除了各种新思想、新概念、新的表达方式,必须通过不断的温习,才能逐渐掌握;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为官的诀窍——说得“好”不如说得“巧”,照着说保准不出错。——陈平原

这两大条件——新表达方式的时尚+做官的需要——无疑是语体“成体”的积极条件。唐朝诗体的发展也和“新体式+赶科举”,直接相关。

常听读书人讥讽某领导只会念讲稿。其实最怕领导说“我没准备,随便说几句”,那多半是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陈平原

这种格套化或形式化的“套语”,也是正式体成熟的一种标志。^②

大陆的正式语体较成熟,但港台的庄严体则比大陆丰富很多。陈平原说:

中国大陆的文人学者,更多受五四新文化影响,希望拆除我们/他们、文言/白话、口语/书面语的藩篱,文章比较直白、酣畅。而台湾及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更愿意在二者之间保留必要的缝隙。这一差异,说话

时隐约感觉到,写文章或正式典礼上致辞,就更显豁了。

所以,论正式体,大陆比港台成熟;论庄典体,港台比大陆丰富(冯胜利 2012)。原因就在社会文化体制的不同,所以造成语体机制的“激活面”、“激活度”和“激活率”也不同。从语言学上看,这种结果不只是五四运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1949年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结果。港台没有大陆式的政治运动、政府报告等活动,所以其正式语体的形成也不一样(或没有大陆的成熟,或“正式”偏“庄典”,或“正式、庄典”二体兼用)。譬如(见《师大青年》第449期2012年5月16日):

18. a. 对于校方放宽转系标准此举……《转系条件放宽》
 b. 此种审核方式也更能呈现出学生人格特质及对于欲转科系的兴趣。
 c. 将三系搬迁至本部校区。《林口三系未来可能迁至校本部》
 d. (冰品店)提供你不一样的选择。《料多实在》

其中“此举”、“此种”、“搬迁至”是正式体还是庄典体?“提供你……”是口语体还是书面正式体?都和大陆语体的类别有差异。再如,嵌偶词(以“校”为例),两岸三地的使用比例也很不同。

表2 嵌偶词三地检索结果对比表^②

	大陆(66万+66万=132万字)				香港(66万+66万=132万字)				台湾(66万+66万=132万字)			
	60年代	80/90年代	合计	比例(百万分)	60年代	80/90年代	合计	比例(百万分)	60年代	80/90年代	合计	比例(百万分)
总计	175	210	385	291.67	386	277	663	502.27	266	300	566	428.79
本校	0	0	0		21	1	22	16.67	5	0	5	3.79
该校	0	2	2	1.52	8	5	13	9.85	7	2	9	6.82
到校	1	2	3	2.27	1	0	1	0.75	3	0	3	2.27
入校	0	0	0		2	0	2	1.52	0	2	2	1.52
我校	0	0	0		0	1	1	0.75	0	0	0	

这虽然只是一个粗略的数字,但基本反映了两岸的语体差异。

五 结语——所谓“不得体”

语体语法的提出加深了我们对“语法”的认识。没有语体,很难(或无法)再笼统地谈论语法。譬如:

19. 李四传道于北美之地多年。

王五行乞于东京街头多年。

今天还有人用上面的例子来证明“汉语表示地点的介宾短语可以任意出现在动词的两边”(笔者审稿所见)。然而,上面的例子不是口语。口语不说:“*李四讲故事在加拿大”、“*张三要饭在街头”,因为不合法。把不同语体的语法混在一起,不仅得不出规则,反倒混淆了事实的真相。这可谓句法分析上的“不得体”。

语言学里的“不得体”已然令人瞠目结舌,社会生活中的“不得体”更让人啼笑皆非——“根叔体”就是其中的一例。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在2010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不打官腔,但穿插很多网络新词,受到追捧,甚至有人惊呼大学演讲从此进入“根叔时代”。严格地说,这不是语体的规律不起作用了,而是有意打破规律的世风现象。“文革”期间陈永贵身着西服,头带白头巾接见外宾,今天看来很不得体,但那是那个时代的世风。现在的“陈叔体”则是今天“风气”的纪录。原文如下:

你们真幸运,国家的盛世如此集中相伴在(美文体句式)你们大学的记忆中。08奥运留下的记忆,不仅是金牌数的第一,不仅是开幕式的华丽,更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向心力的显示(骈体式);六十年大庆留下的记忆,不仅是领袖的挥手,不仅是自主研发的先进武器,不仅是女兵的微笑,不仅是队伍的威武整齐,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旗帜的威力;世博会留下的记忆,不仅是世博之夜水火相容的神奇,不仅是中国馆的宏伟,不仅是异国场馆的浪漫,更是中华的崛起,世界的惊异;你们一定记得某国总统的傲慢与无礼,你们也让他记忆了你们的不屑与蔑视;同学们,伴随着你们大学记忆的一定还有什锦八宝饭;还有一个G2的新词,它将永远成为世界新的记忆。

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②

什么场合穿什么服装,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就是“体”。违背常体,就是“不得体”或“失体”。陈平原(2012)说:“仪式感更多与典雅的书面语相关,在如此隆重的颁授学位的典礼上,作为一校之长,没能打起精神,给学生神圣感与庄严感,反而为了博得年轻人的欢心,一味扮嫩,我以为不可取。”事实上,没有权威、敬畏和信奉,就没有神圣感。没有神圣感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庄典体”。“根叔体”从本质上说是社会问题;从语言学上说,是对“庄典体”没语感,或缺乏足够的“庄典”陶冶和修养。这并不是语体的规律没有了,相反,客观规律的违背反衬出严重的社会错位——语体是社会凉热的温度计。

“根叔体”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前有大学校长‘哥的寂寞’,后有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很‘给力’”③这里的例子仅为示例,其中有的仍需进一步测试、验证而后确定。整个中国的语言及文体,变得紊乱不堪——没大没小,无雅无俗。”学者评论道:“这种为讨好年轻网民而放低姿态,乃至直接吸纳日本动漫新词,在我看来是‘媚俗’,实在不值得鼓励。”④放低姿态还可以接受,忘记身份则有失大雅;至于媚俗,那就“等之自郅而下”了。

从语言学上看,选用“失体”(语体错位)的方法来取媚听众,虽然不是“失身”,也有失尊严——在庄重的场合穿背心裤衩来博得喝彩,尊严何在?语体有如服装:春夏秋冬,装束不同;工作、休闲,白天、黑夜,接见外宾、在家待客等等,场合不同则服饰亦异。如果身着泳装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只能贻笑大方。

和“根叔体”相映成趣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当今的“老板们”,也都知道“对什么人,用什么体”。⑤请看:

20. 对老婆说:吃饭!睡觉! [距值:正常][正常体]

对情人说:吃个饭,睡个觉。 [距值:贴近][便谐体]

对二奶说:吃饭吧,睡觉吧。 [距值:亲近][亲祈体]

对美女说:吃吃饭,睡睡觉。 [距值:戏近][轻便体]

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距值:昵近][婴啾体]

对员工说:吃什么饭! 睡什么觉! 统统加班! [距值:厉远][署止体]

这里,每句话的语法形式都不一样,每个形式所表达的交际功能也不一样;然而,根据本文的语体理论,它们万变不离其宗,皆游移于“远近、高低”之间,唯程度不同而已! 这里的语体之用,视“根叔体”又如何呢?

注 释

- ① 另参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
- ② 这里所谓“语体化”及文言成分的“庄典体”,均为笔者个人意见,不妥之处概由笔者自负。
- ③ 笔者提出“书面语法相对独立性”时,遭到很多同行的质疑,不认为汉语有两种语法;因此也不接受“书面语法”的提法。当然,至今这个提法仍在讨论之中。
- ④ 其实,这几个概念定义的困难,正如 Biber & Conrad (2009) 所说,“There is no general consensus concerning the use of register and related terms such as genre and style. Register and genre have both been used to refer to varieties associated with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use and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同参 Biber 1989a/b).”这一点 Matthew Arnold 早在 1873 年就曾叹道:“Alas! The grand style is the last matter in the world for verbal definition to deal with adequately. One may say of it as is said of faith: ‘One must feel it in order to know what it is.’” (Matthew Arnold, “Last Words on Translating Homer”. 1873)
- ⑤ 参冯胜利(2010)。
- ⑥ 这是汉语白话文百年来正式体发展的结果之一,古代是没有的,外文也没有这种特殊句法要求——无论是就句法(verb conjunction)而言,还是就构词句法(gerundization)而言。
- ⑦ 参朱晓农(2004)、石定栩(2011)。
- ⑧ 参冯胜利(2010)。
- ⑨ 此为笔者 2012 年暑期在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应刘大为先生之邀总结出的操作程序。它要求每一项研究——小到单篇论文,大至综合课题——均需具备这四项步骤,而后可验收为“研究的全程操作”(称为“一个研程”=一套研究程式)。“研程”可循环往复没有穷尽,但缺少其中任何一环,都不是合格的操作(称为“残程研究”)。近来很多语体方面的新题研究已经自觉注意到前两步骤的操作和运用,但

对后两项的理解和运用,还不甚熟练,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 ⑩ 这里要把“语用”和“语用之法”区分开来。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意见。
- ⑪ 其实,正如陈平原(2012)所说:“常听读书人讥讽某领导只会念讲稿。其实最怕领导说‘我没准备,随便说几句’,那多半是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这里的“陈词滥调”就是所谓的“官腔语”,而绝非日常口语。可见,在正式的场合,即使没有准备,也有该体的“腔调”。
- ⑫ 拉波夫在2012年5月中文和语言学系联合召开的拉波夫和王士元的对话会上说:“I think that human beings are social animals, communicative animals are really the inheriting or we call social intelligence. I'm much influenced, say, by the two books, 'How Monkeys See the World' and 'Baboon Metaphysics', that show animals have extraordinary social intelligence. They can make judgment about social relations that are intricate and transitive, symmetrical. They are not very good at making object judgments. They don't see some animals look out by someone who looks dangerous to me. They only act to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predator. So what we've been inherited is social intelligence which I'm suggesting is quite distinct from object intelligence which is the basis for propositional calculus that language based on. Language has to serve our inheritance of several different streams of bi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that is my best guess why language keeps changing, because it serves two different masters. And we have evolved as social animals. We learn to become cognitive wizard. And that the intricate system of syntactical, morphological, phonological structures that we build on has to serve also the goals of establishing territory submission in all our languages.”可见,拉波夫把人看做交际动物,他们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有其生理的基因。
- ⑬ 王国维《经学概论》:“《诗》,大都周世之所作也。其采诸各国者,谓之风……其王朝所做以美刺政事者,谓之雅。以祭先王及百神者谓之颂。”
- ⑭ 按,《诗经》风、雅、颂三者亦兼舞乐而言,然民谣、政歌、神曲与俗常、正式和典重语体也相呼应,因为“乐体”与“语体”固有自然相通之理也。至于如何相通,则是本文理论所拓出以供将来研究的又一新领域也。
- ⑮ 任何一种语言里表达俗常、正式、庄典体的语法形式,在数量上是不可能一样的。其中俗常口语所占比例应该最大,而正式和庄典二体的比例则视时代、文化以及语言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它们之间比例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则是将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惟有准确测出比例之后,才能绘出一个准确的“三体交会比例图”。注意:根据这里的“三体交会图”,图中三向坐标的终点均为“单体语”。至于(16)中交会产生不同次范畴如何在坐标系里得到反映,则容另文专述。笔者感谢王永娜同学提出这里的问题。

- ⑩这里的例子仅为示例,其中有的仍需进一步测试、验证而后确定。
- ⑪笔者感谢储诚志先生的建议,在这里加入了“态度”这一纬度。至于“身份”是否可以独立成为另一个纬度,还是可以从“距离”的属性上派生出来,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笔者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 ⑫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 ⑬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 ⑭张中行:《文言和白话》238—244页。
- ⑮本文的理论还可引发出更深的理论问题。譬如:有没有单一语体的社会?有没有“没有政府权威的单一性的口语体”的社会,有没有“没有口语语体,而只有单一的政府官衙体”的社会,等等。
- ⑯该表使用以下数据库进行检索:香港、大陆、台湾一跨地区跨年代“现代汉语常用字频率统计”<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chifreq/>(本表由赵璞嵩同学提供统计,特此感谢)。
- ⑰此讲稿曾为《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根叔”传说》(2010年7月2日《文汇报》)全文引录。
- ⑱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自此“给力”登堂,而致众多网友欢呼《人民日报》与时俱进。
- ⑲2011年3月18—24日《国际先驱导报》刊陈雪莲《“给力”背后的日语冲击波》引述日本学者平井和之的话:“救救汉语。”
- ⑳感谢钱珍同学给我提供的这条材料。

参考文献

- 曹广顺(2006)中古译经与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载《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
- 陈平原(2012)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陈振宇(2012)从“了、过、着”看操作和说明语体,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 储诚志(2012)漫谈汉语语体语法研究的语料库方法和应用,汉语语体小型研讨会论文。
- 崔四行(2012)《三音节状中结构中韵律与句法互动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崔希亮(2012)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个境界,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刁彦斌(2011)海峡两岸数字率与使用差异考察语法分析,第六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

- 方梅(2007)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修辞学习》第6期。
- 冯胜利(2003)书面语语法及教学的相对独立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冯胜利(2005)论汉语书面语语法的形成与模式,《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
- 冯胜利(2006)《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2009)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历史语言学研究》第2辑。
- 冯胜利(2010)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功能,《中国语文》第5期。
- 冯胜利(2012)百年来正是语体的灭亡与新生,第六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
- 郭绍虞(1982)再论文言白话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第4期。
- 郭锡良(1992)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载《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2012)赵岐《孟子章句》注疏语的语体研究,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何志华(2012)王充《论衡》自铸新词考:兼论东汉书面语多音节词汇之衍生问题,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贺阳(2007)《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胡敕瑞(2012)汉魏时期的文言与白话——兼论汉语史口语语料的鉴,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胡明扬(1957)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胡明扬(1993)语体和语法,《汉语学习》第2期。
- 黄梅(2012)《汉语嵌偶词的句法分析及其理论意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胡明扬、江蓝生(2000)《古代白话说略》,语文出版社。
- 金立鑫(2012)语体学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 李如龙(2003)文言、白话、普通话、方言,《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李绍林(1994)论书面语和口语,《齐齐哈尔师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
- 李文丹(2010)书面语输出偏误对汉语词语教学的启示,《中文教师学会学报》第3期。
- 李宗江(1999)《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连金发(2012)明嘉靖本荔镜记称谓词称代词用法探索——从语体角度入手,香港中文大学汉语语体研讨会论文。
- 铃木庆夏(2010)文白相间的叙事体与文雅语体形式的篇章功能,《语言科学》第3期。
- 刘复(1920)《中国文法通论》,上海:群益书社。

- 刘大为(2010) 修辞学视野中的语体理论的重构,香港中文大学汉语语体研讨会论文。
- 陆丙甫(2012) 作为语法分析起点之一的数量性限制,《汉语学习》第2期。
- 吕叔湘(1944) 文言和白话,《国文杂志》(桂林)3卷1期。
- 吕叔湘(1977)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2期。
- 梅思德(Barbara Meisterernst)(2012) 汉朝汉语文言中的口语成分:《史记》与《汉书》对应卷的语言学比较研究,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梅维恒(Victor H. Mair)(2009) 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载《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 孟子敏(2007) 从“了₁”、“了₂”的分布看口语和书面语的分野,载《汉语书面语の通时的・共时的研究》,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
- 任学良(1982) 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古书中口语和文言同时并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石定栩(2011) 《名词和名词性成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石定栩、刘艺、陈传书(2012) 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书面汉语中的同形异义词,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石 锋(2012) 音义结合是任意的吗?——重读雅可布森评索绪尔之一。手稿。
- 孙德金(2012) 《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太田辰夫(1991) 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载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
- 陶红印(1999) 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当代语言学》第1卷第3期。
- 汪维辉(2000) 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汉学研究》18卷第2期。
- 王洪君(2001) 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当代语言学》第4期。
- 王洪君、李榕、乐耀(2010) “了₂”与话主显身的主观近距离交互语体,《语言学论丛》第40辑。
- 王珏(2012) “人际代词与语体关系略说”,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 王丽娟(2010) 《从名词、动词看现代汉语普通话双音节的形态功能》,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
- 王培光(2012) 语体的正式性、典雅度与修辞语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举办“汉语语体研讨会”论文。
- 王 颖(2003) 书面语和口语的语体差别与对外汉语教学,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8:3.

- 王永娜(2012)书面语体“和”字动词性并列结构的构成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吴春相(2012)“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的语体考察——以介词结构为例”,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 徐默凡(2012)言语行为结构模式视野下的语体分类,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 徐时仪(2007)《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时仪(2009)略论文言与白话的特色,《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第1期。
- 许理和(Zürcher Erik)(2009)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载《佛教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袁晖、李熹宗(2005)《汉语语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增野仁、冯胜利、孟子敏、吴春相(2007)《汉语书面语の通时的・共时的研究》,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
- 张伯江(2007)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修辞学习》第2期。
- 张美兰(2012)明初的白话口语——以《训世评话》常用词为对象,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张世禄(1939)文言白话的区别,《社会科学月刊》1卷3期63—86。
- 张正生(2005)书面语定义及教学问题初探,载于冯胜利、胡文泽编《对外汉语书面语教学与研究的最新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正生(2012)汉语书面语中的“书”与“文”两个面向,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张中行(1987)《文言与白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张中行(2002)《文言津逮》,北京:北京出版社。
- 朱德熙(1987)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第5期。
- 朱庆之(2001)佛教混合汉语初论,《语言学论丛》第2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2004)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宗守云(2012)论制约语体的因素——以语言学论文为例,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 邹嘉彦、莫宇航(2012)中港台书面语近年演变比较——以语料库为依据,将刊于《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
- Biber Douglas (1989a) Drift and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style: a history of three genres. *Language*, 65:487-517.
- Biber Douglas (1989b) Styles of stance in English: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arking of evidentiality and affect. *Text*, 9.

Biber Douglas and Susan, Conrad (2009) *Register, Genre, and Sty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冯胜利

香港中文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sfeng@cuhk.edu.hk